

《万象书库》

情场智谋

人生智谋系列



团结出版社

写在前面的话

古往今来，东西南北，何时何地都会有爱情的萌生与滋长，也会有爱情的曲折与磨难，甚至还会有爱情的沦丧与衰竭。但无论怎样，爱情都是最能激发人的潜能、唤起人的热情的一种生命源泉。她赋予人生以奇异的色彩，她为人生带来无尽的诱惑，她为人生带来极大的幸福，她也为生活带来许多的烦恼。然而，为伊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这是真正的人所心甘情愿的神圣选择。是的，只要活着，像一个真正的人那样活着，那么，就不会在情场上一无所求，一无所为，否则，那几乎可以说是辜负了上帝造人的本意，成为亚当夏娃的不肖子孙，白白地活了一场……

在古今中外无垠的爱情疆场上，有着扣人心弦的万千气象、五花八门、喜怒哀乐与生死离别……而追求爱情的过程，则总是因不同的人展示着不同的景观，总会显露出追求者自身的性格、修养、素质、才情、爱好与情趣等等。爱情，她需要追求者整个生命的投入，全副身心的体验，殚精竭虑的“谋取”。或伤心伤神，千思万虑，或建功立业，舞文弄墨，或温柔体贴、情话绵绵，乃至哭笑相生、死缠硬磨、决斗拼杀、金钱诱惑等等，往往都是为了成为情场上的胜利者采取的“手段”。这些手段，有的充分表现了追求者的“智慧”，有的则充分显示了追求者的“愚蠢”，更多的也许是介乎这二者之间。总之，在情场上，很能够考验出一个人的智商与品格，也很能见出一个人是否经得住失败挫折，是否懂得和运用“爱的艺术”。

我们在这里，从古今中外绵亘千载，无涯无际的情场上，采撷了一些均属“过去”时态的名人，尤其是文艺界名家的故事，突显着“情场智慧”这一人生的主题，展示其丰富的内容，将情场上“智”与“不智”的种种选择及其结果，主要以传记或故事的方式讲述出来，为今天和未来的有愿于在情场上有所作为的人们，提供一面又一面或正面、反面、侧面的镜子，这其中的意义，对那些在情场上寻寻觅觅的人们来说，当是心有灵犀一点通，毋庸赘言的。

我们深愿这些或长或短的人物传说或传记故事，以及撰写者情不自禁的议论，能够给可敬可爱的读者带来精神上的娱悦和享受，更希望这些平易通俗而又揣摩再三的文字，能够给有心人带来一些进入情场的“须知”或启示。

在篇目编排上，我们是“随意为之”的。然而这种“随意”却有充分的事由：在情场上，实际是存在着一种无可非议的“自由”与“超越”的，即爱情对国别、族别、时代和年龄等众多因素的超越。有鉴于此，我们又何必非要严格地去区别情场中的中国与外国，古代与当代呢？那样板块式的硬性划分，常常有悖于事实。譬如国际婚恋现象的存在与扩大，使严格按照国别的划分陷入困难；婚恋生活的丰富多样使古今婚恋方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融合，非常古老乃至原始式的婚恋方式，可能被视为是最“当代化”或最“现代化”的，而当代人的婚恋中也并不缺乏那种“从一而终”的古典式的人物。这些复杂的情形，常常使人眼花缭乱，很难将其简单纳入某一固定的时空框架中去，也很难判断哪种婚恋是明智的，哪种婚恋是不明智的。我们遇到这种情形，既努力去作出正确的判断，又更注重给予客观的叙述，相信读者诸君自己会理解并加以甄别和选择的。

编者

1993年春节于西安

目 录

写在前面的话	(1)
“萨一波”之恋	(1)
因深爱而结合	(10)
“智娶”文成公主	(20)
牢牢地抓住机会	(24)
为了艺术而相恋	(30)
主动追求爱情的女性	(37)
寻求爱情与婚姻的平衡	(49)
在逢场作戏之后	(57)
“喜新厌旧”——爱律之一	(65)
曾经沧海难为水	(76)
望帝春心托杜鹃	(82)
苦恋者的自救	(92)
在情场中的舞蹈女神	(100)
意味深长的忘年之交	(109)
以真情对待风尘女性	(116)
不堪回首,错! 错! 错!	(123)
情场“游击战”	(136)
从幸运的丈夫到弃家的老翁	(144)
由自卑归趋幻想和天真	(152)

情场下策：嫉妒与猜疑	(159)
由成功的婚姻到失败的婚姻	(166)
两次异常之恋	(169)
缺乏了解和调适的婚姻	(180)
一次回避不了的婚外恋	(186)
当断不断受其乱	(194)

“萨—波”之恋

情场智慧的理想典范

萨特，是现当代西方享有盛誉的存在主义哲学大师与文学家。1964年瑞典文学院决定授予他以诺贝尔文学奖，但被他谢绝了。他一生坚持其独立的人格，保持其独特的生存方式。这在他的爱情生活上也表现了出来。他与著名女作家波伏瓦是终生深恋的伴侣，但却始终未举行世俗的婚礼，两人至密的恋情与共同的事业，构成了“萨—波”之恋的卓越不凡的“存在”景观，树立了一种具有高度智慧的理想典范，在观念与方式上对传统世俗的婚恋习惯，提出了勇敢的挑战。

相知极深的爱恋

萨特与波伏瓦作为具有世界影响的思想家、文学家，他们一生相知相爱的程度之深，足使世间许许多多被人们视为美满姻缘的婚姻相形失色。他们在真正相知的基础上，亦即在灵与肉的整体和谐中或“互知”中萌发了浓烈的恋情，致使他俩无不把对方视为真正的“知音”，真正离不开的人。而世人也都把他俩视为伟大的终生伴侣，并不称他们为夫妇或先生与太太，又不得不承认这对伴侣不是夫妇，胜似夫妇，世俗的婚姻

方式与强制的法律束缚对他们来说是没有意义的。

只有整个灵魂与生命的“相知”与“必需”，才能产生这种典范的“知音”型的恋情；而那些只有单方面“相知”或“必需”的婚恋，才往往以民俗的婚嫁方式与政府的法律形式来约束与限定。

“萨一波”之恋是真正的智慧型、知音型的恋情。尽管在马欧带着西蒙娜·德·波伏瓦来到萨特面前时（那是1928年复活节假日后的一天），无论是波伏瓦，还是萨特都已有了不止一次的恋爱体验，但及待他们相见，便真正地感到此前在异性那里得到的东西是肤浅的、幼稚的，因为没有能够很好地从对方发现自我的存在。据一册权威性的传记说，西蒙娜·德·波伏瓦之所以喜欢萨特是因为他不停地思考，从不把一切事情视为理所当然。在使她比别人感兴趣的问题上，他试图真正地理解她并提出善意的忠告。这忠告也合乎她的心愿，就是要坚持个人的自由，保持好奇、坦率、真诚，做与写作有关的事。萨特比她只大两岁，但却以成熟老练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的表哥雅克是她青年时代第一个迷恋对象，马欧是对她的容貌恭维备至的第一个男人，而萨特则是与她相似的第一个人，更何况他和她追求同样的目标，而他比她在他们相识的初期更具有令人钦敬的意志力。显然，在萨特身上，波伏瓦看到了自己，看到了自己追求着的未来。同样，在波伏瓦身上，萨特也发现了自己——自己所需要的来自异性的一切。在他认识波伏瓦之前，已爱慕过一位漂亮的名叫卡米耶·桑斯的女演员，又与其他人一起，柏拉图式地爱莫莱尔太太，一个有着40岁的诱人年纪，具有传奇色彩的阿根廷贵妇。但当他敏感地看到波伏瓦那美丽的容貌与充满智慧的眼睛时，他感到自己的灵

魂与激情被这位女性牢牢地捕获了。后来萨特在答美国《时装》杂志的记者问时说：“西蒙娜是一位能给予我一切的那种女人，但同时她并不失落自己，彼此保持着人格的独立与自由。”在他眼里，“我认为她很美，我一直认为她美貌可人，虽然第一次遇到她时，她戴着一顶丑陋的小帽子。我直接和她结识了，因为她很美，因为她过去有、现在仍有她在我面前显出的那种容貌。为了与她结识我可以牺牲一切。西蒙娜的最大魅力是她具有男性的智力——你可以从我讲的话里看出我有点封建色彩——和一种女性的敏感。这就是我从她身上发现的，我所需要的一切了。”

他们的恋情深入自然导致了两个人之间“契约”的诞生，即同居而不结婚，也不要孩子，尽量使各自保留独立的自由与人格，同时也包括偶然发生的风流韵事——不是精神品质的堕落，而是为了确证自由选择作为个人权利的存在。但这不应从根本上影响他们因由相知相爱甚深而编结的伴侣关系。他们的日常生活也富于变化，竭力反对停滞与约束性的生活，所以每天他们亲密地漫步，相会于校园、咖啡馆或各自独占的卧室中，不谋求一个稳定的拥有成套家具的俗人概念中的“家”，但他们却可以自由地享受真正的夫妻生活，同时又享受由彼此激活了生命创造的热情，积极地而又极有成效的从事写作活动。显然这种超脱世俗家庭的琐务、职责（母职与父职等）的独特生活方式，非常有利于从事自由思想与创作的活动，他们各自勤奋的写作和相应的丰产与成就，都是与这种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有时，他们出去旅行，亲密的相伴使他们共同消化或领受旅游中的见闻，促成一些新的观念与创作灵感的生产，所以他们的旅行通常都带有“蜜月”与“分娩”（精神产品的

创造)的双重特征。尽管萨特对波伏瓦的女性的美丽或波伏瓦对萨特的身体都有一种出于本能的需要,但对他来说绝不限于此,他们更是一对灵魂的平等对话者。

这正如萨特在晚年时所承认的那样:“波伏瓦是我最理想的对话者,一个唯一的恩赐……在德·波伏瓦与我之间独一无二的事情,是这种对等的关系。”这一种对等的关系是相恋的人们追求升华境界,在萨特与波伏瓦之间便是哲学的思辨与文学的创作,在这创造性的精神活动中,他们感到了一种属于人生更高境界的快乐,而这快乐又与两性共处的本能快乐融成一片,从而浑成人生“存在”的最充实的体现。西蒙娜曾在《事物的力量》(1963)一书中说,虽然她与萨特多年生活在一起,但他们仍觉得互相有吸引力,这种吸引力应该说来自于他们灵与肉的两个方面,但波伏瓦特别强调了灵的方面。她写道:“有一位女友说我俩很专注地听对方讲话。不过我俩经常主动地互相批评,纠正或赞同对方的想法,甚至可以说我俩是在一同思想。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记忆、知识与想象的杂货铺。我们以同样的方法、在同一个理论框架中、由一致的标准所指导去领悟这个世界。我们总是由一个人开始一个句子,另一个人结束它。一个字、一个句子、一个预兆都会使我们沿着同一条内心小路前行、同时到达其结束处——一个回忆,一个联想——这对第三者来说完全是莫名其妙的。”他们的精神契合竟达到如此亲密无间、心心相印的程度,着实令人感佩不!即使他们的互相批评无论怎样激烈,却总无一例外地最终导向一致。如萨特经常把写好的甚至把刚刚构思的著作或作品向波伏瓦表达,波伏瓦经常敏锐而果断地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由此激起争执,有时竟至达到互相恨恨地诅咒的程度。可是,如

萨特所说：“不过我知道，最后还是她有理……我接受了她的大部分批评。”如此说来，在萨特的精神成果中，实际是包括了波伏瓦的贡献在内的。反之，波伏瓦的精神产品也融浸着萨特的不少心血。波伏瓦曾自信地说：“萨特在我面前象是一本打开的书，要了解他的思想就像了解我自己一样容易，这就使我在与他交往时感到极其轻松自如。”这种由相知甚深所带来的自由轻松的感觉，是缔结友谊与恋情的坚实基础。同样，萨特如果不能窥破波伏瓦做为女性秘密面纱后面的真相，即既拥有男人的智慧，又具有女性的敏感，那么他对她的恋情就不会那样根深蒂固！

插曲与杂音

“萨一波”之恋总体说来真正达到了琴瑟和谐、志同道合的。所以晚年的波伏瓦与萨特都深深感念对方，并视为这是他们人生中“唯一恩赐”或“无疑是成功的”事。萨特曾以幽默的口吻追述他们之间曾为小事而发生的争吵，仿佛那争吵也带有他们亲昵的戏耍的快乐；而波伏瓦晚年在回顾他们的漫长的同居生活时，也谈及他们曾有一次是在就寝前失和的，也许这话并不准确，但却透露出她对萨特“过失”的惊人的原谅甚至是忘却，而这里就正包涵了她对萨特的至爱与怀念！

然而，无论是他们相知相爱得如何深厚，在他们的一生中，却也常常因由存在主义哲学的信念以及本能的支配，而不止一次地发生新的恋情。有时他们中的任何一方通常也并不为这种新的恋情所困扰或嫉妒，因为这合乎他们最初的“契约”精神，因为面对人生各人自有选择的权利这是他们共同的

信念；然而有时他们中的一方，主要是波伏瓦，却忍耐不住发自本能的嫉妒或苦恼，从而使“萨一波”和谐的生命乐章中发出了明显的杂音来。

插曲的基调与“萨一波”之恋所奏鸣的生命旋律并不是冲突的，在根本方面应该说还是一致的：插曲与“萨一波”之恋的主旋律都是“人的自由”。正如萨特告诉波伏瓦的那样：“我们的结合是一种本质上的爱。”这意味着他们都可以体验偶然的风流韵事，他们两人属于这种绝对崇尚自由的人，尽管在相知相爱的坚实基础上，他们至密的关系会持续不衰，但这并不能完全取代和其他人的短暂相会。下面我们便从萨特与波伏瓦两人各自的多次与他人相恋的事实中，各选二例略述如下。

萨特与波伏瓦深知相恋后的第一次与其他女性深交的对象，是玛丽亚·吉拉尔，是萨特在法兰西学院时碰到的另一位学者的妻子。她长得很迷人，脸上常有淡淡的微笑，惯于异想天开，具有浪漫的气质。萨特与她一度来往极为频繁，尽管他们都认识到这种亲密的关系没有前途，但对他们来说，目前的短暂相会已足以令他们快乐了。

不久西蒙娜听说了有关玛丽亚的事，她感到有些沮丧，尽管她理智地意识到这在萨特，是出于完善自己的自由，出于认识事物或世界（包括女性）的需要才这么做的，但她还是立即赶往萨特的住处，并虚构了一次精神的崩溃，开了两个星期的病假，厮守在萨特的身边。尽管她知道像这样的插曲并不能破坏他们的关系，但她还是需要他在自己的身边才会放下心来。后来波伏瓦在《年龄的力量》（1960）一书中写道：“我身上没有任何嫉妒之意。然而这是萨特第一次对另一个女人产生严肃认真的兴趣，嫉妒远不能成为与我不相容或让我低估的情感。

不过这一事件既没有意外地攫住我，也没有打乱我对共同生活形成的任何概念，因为从一开始，萨特就告诫我，他易于从事这类冒险。我接受过我们的原则，现在毫无困难地接受了事实。认识世界并反映世界，这是左右萨特全部生活的方针。我知道他在这方面多么急切。”在这里波伏瓦虽然表示理解萨特的新的恋情，但她似在理智地摒除甚至是不愿承认嫉妒那种的情感。而她的传记作家和朋友弗朗西斯·让松曾说：“她不那么宁静。是的，这位女人善于嫉妒，请看萨特和卡米耶，和玛丽亚·吉拉尔，和奥尔嘉‘M’之间关系的来龙去脉吧。”从上述的事实中可以看出波伏瓦的确产生了嫉妒的心理，然而相对于一般世俗女性来说则要轻微得多，并且能够较快地在理智与情感上获得心理的平衡，用理解与真情重新巩固她与萨特的恋情。

然而一年之后，萨特在勒阿弗尔中学任教时，一位名叫奥尔嘉·科萨邱维支的姑娘与他又发生了热烈的恋情。这位姑娘本是西蒙娜的学生，由于她与家庭关系的疏远，西蒙娜收留了她，从而构成了奇异的“三口之家”。开始萨特与奥尔嘉在一起时，常常互视出神，当西蒙娜在自己的学校里忙碌时，奥尔嘉便时常陪伴着萨特。她在西蒙与萨特的影响下，逐渐变得活跃起来，显示出她独立不羁的个性。对这位年轻而活泼的姑娘，萨特日益增长着一种微妙的情感。一开始波伏瓦对此并不介意，甚至欣赏萨特是怎样博取奥尔嘉的喜爱的，决心要“为她和我们自己建立一个未来。从现在起，我们应该是三重奏，而不是一对男女。我们相信，人与人的关系是不断有所发现的事情。没有特殊种类先验地或者特别地给予优惠。但当她真正看到萨特热恋上奥尔嘉，并实际成了她的情人时，她终

于感到了难以忍耐的嫉妒，经常郁闷地自斟自饮，冥思苦想。她曾对弗郎西斯·让松说，“嫉妒中存在着绝对空幻而又真实的东西，如果 A 和 B 从事某事，B 开始和 Z 从事同样的事，A 就会明显地感到被排斥了；他和 B 从事的共同的、不可代替的事就会被破坏。”这段“三口之家”尝试过程中的痛苦体验，后来成了波伏瓦的成名作《发宾》(1943)的基本内容；对萨特来说，这段感情经历也被写入了后来的著名剧作《禁闭》当中。“三口之家”的三重奏中出现了杂音，不和谐的结局却使萨特与波伏瓦恢复了心心相印的密切关系，并且更进一步巩固了恋情，而奥尔嘉仍然是他们关心爱护的人，在他们的资助、帮助下，奥尔嘉走上了舞台艺术的道路。

波伏瓦在成为萨特真正的伴侣之后的漫长岁月里，也多次从其他异性那里汲取过性爱的快乐与生命鼓舞的力量，对她来说较重要的两次恋情是她与阿尔格龙和郎兹曼发生的。

1947 年 1 月，波伏瓦决定系统地研究女性生活，准备往美国搜集资料。在朋友的安排下，她顺利地来到了美国。在会晤美国作家时，认识了阿尔格龙，这位比波伏瓦小一岁的美国作家此时尚未成名，但他热情地充当波伏瓦的向导，参观了芝加哥的许多地方。在她离开阿尔格龙时心中已产生了一种异样的感觉。后来不久在她欲离美回巴黎时，萨特却因正和美国女郎多洛丽丝在一起，劝她推迟归期，于是波伏瓦拿起了电话，再度与阿尔格龙取得了联系，他答应去机场欢迎她。在他们重逢时，各自的心境有些不自然，他们共度了一个漫长的、尴尬的白天。晚上，在旅馆和酒吧，他们仍感到窘迫不安，难以解除精神上的痛苦。而夜里，他们却成了真正的情人。几年后，西蒙娜·波伏瓦仍记忆犹新地把她的这次恋情中动人的情景

写进了她著名的小说《官员》(1954)。其中有这样的一段描写：

他一丝不挂，我也一丝不挂，我一点也不觉得不自在。他瞧着我，我不感到羞涩；他什么也不说。他用双手动情地抚摸着我的全身。我接着又说，“我爱你的双手”。

“爱我的双手？”

“一晚上我都有点拿不准；你的双手会不会抚摸我。”

“你会感到我的双手整夜都在抚摸你。”他说。

他猛然变得不再羞涩了。他的欲望使我升华；我已经好久没体验到这一切，这种方式了。我又一次心荡神摇，通体舒畅。我像得到了滋润，尝到了人间的乐趣。它是那样奇妙，使我忘却了时空。在我们分手时，我只看见曙光在微微颤动。

这次欢会注定了波伏瓦在较长时期里热恋上阿尔格龙，她告诉他要经常地设法与他相会，但这不能动摇她和萨特共同建造了20年的生活。此后许多年波伏瓦都常飞抵芝加哥与阿尔格龙相会，或出外旅游；有时阿尔格龙也飞抵巴黎，在波伏瓦盛情地接待阿尔格龙时，萨特一点也不嫉妒，对阿尔格龙同样很亲热。

在本世纪五十年代前期，萨特与波伏瓦在恋情关系上比较疏远，各自拥有了自己的新的情人，波伏瓦此时是与郎兹曼生活在一起。郎兹曼是一个天才的记者，激进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和热诚的马克思主义者。27岁的郎兹曼精神抖擞，每次在萨特住处聚会时，他那故作糊涂的幽默，滔滔不绝的发言都能引起人们的注目。他属于那种能使许多女人为之倾倒的男子。波伏瓦也为他所吸引。1952年12月，在离她44岁生日还有两星期的时候，他们在去荷兰的旅途中成了情人。尽管他们年

龄相去 17 岁，可他们却相处得极为自然、亲密。在荷兰，他们沿着寒冷的运河散步，坐在挂上花窗帘的餐馆里同饮阿德伏卡酒，互相谈笑着。郎兹曼的出现使波伏瓦摆脱了人到中年的苦恼，感到极其舒畅。埋葬掉对阿尔格龙的情感使西蒙娜·德·波伏瓦深感痛苦，她意识到年龄和环境因素使她再难获得新的爱情。然而不久她便发现郎兹曼不由自主表现出来的盛情是难以抵御的，并给她带来了青春活力。他那焕发的青春使她不再担忧年龄的增长。在她期望陪同萨特旅游时，也提议带上郎兹曼，由于萨特极少嫉妒，所以新组合的“三口之家”过得相当愉快。在六年之后，他们才友善地分了手。波伏瓦的这两次恋情对她的存在意义都是重要的，阿尔格龙属于另一大陆的人，他为她拓展了生活的视野，郎兹曼属于另一代人，他为她恢复了青春的信心，安然度过了更年期。但就相知的深度和共处的和谐程度而言，这两次恋情仍然是插曲性的，是不能与她与萨特缔结的恋情关系相提并论的。

（李继凯）

因深爱而结合

鲁迅，是中国现代史上的文化巨人。他的方向，也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自然，在人生方式的选择上，尤其是对爱情的选择和处理上，不仅在当时具有反世俗，反传统的先锋性，而且在今天也仍然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鲁迅一生中 with 两位女性有过婚姻或同居关系。一个是与朱安，一个是与许广

平。前者是旧式婚姻，是毫无爱情可言的名不副实的婚姻；后者则是因深爱而同居，是无世俗婚姻形式的爱情实现。前者对鲁迅来说，是被动的，忍受的，是他人及文化力量强加于他的不明智的婚姻；而后者则显然是明智、勇敢的选择。

在鲁迅晚年的时光里，深挚的爱情给他带来了很大的精神安慰。他曾为他此时的爱人许广平写下一首绝句云：“十年携手共艰危，相濡以沫亦可哀，聊借画图怡倦眼，此中甘苦两心知。”

显然鲁迅对这位“十年携手”、“相濡以沫”的爱人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然而他们从始至终未曾履行正式的结婚手续，只是情投意合的“同居”，这在中国这样传统色彩极浓的国家里，确实显得非同寻常。这种非婚而长相厮守的恋情模式在法国的萨特与波伏瓦那里，也许是不会为世人诟病并带来烦恼的，而在中国的鲁迅与许广平这里却不然了。尽管他们俩都是坚强的人，都是执著于爱情追求与新生活创造的人，也经常为“传统的遗产”与现实的纷扰所困扰。

这在他们相识之初便存在着此类困扰了，但他们那难以遏制的恋情却沛然而生，在黑暗中冲破磐石般的重压滋长起来，并在生命的土壤中，终于长成为婆娑的爱情大树。

1925年11月3日，鲁迅收到了一封信：一位女学生的来信。信中向他陈述的事情虽涉崇敬，却绝没有丝毫表示私情蜜意的字句，反倒多是关于时事、人生的忧心如焚的话语，表示要向他陈诉“许多怀疑而愤懑不平的久蓄心里的话”，并得到他的“一个真切的明白的指引”。这位自署为“受教的一个小学生许广平”，在信末还附了这一段奇特的自白，说自己是“被人视为学生二字上应加一个‘女’字”的，但“不敢以小姐自居”。

由于信中的提示，鲁迅眼前浮现出一位女学生的影象；每当他来讲中国小说史课的时候，她都坐在最前排，并经常直率地提出问题，谈自己的学习体会。这是位值得重视的学生。于是他当天就拿起笔来，针对这位女生提出的问题逐一谈了自己的看法。这封回信马上又得到了这位女生的回响：“清清楚楚用毛笔详细恳切的长番半训半导的迷津指引，我是多么感谢！惭愧！”感激之余，又有请教，此后便“一发而不可收”地信来信往，用语也越来越亲切、灵活了。这从称谓上也可看出：由“先生”与“兄”（鲁迅习惯对人称“兄”以示平等，除非要特别客气的以及长辈亲戚师长之外，对包括女性在内的其他人都常如此相称）的互称，到“师”与“小鬼”的略称与昵称，表明了感情上的渐趋接近。同时在行动上，出于关切或为了更好的讨教，许广平约女同学相伴自己到鲁迅家来“探险”，看到了鲁迅严谨而清苦的家庭生活，以及在“老虎尾巴”式的小屋中读书著文的情景，这都给许广平留下了极深切的印象。在从鲁迅家中辞别返校后，她立即给鲁迅写信，称：“‘秘密窝’虽然探险（？）过了！”言语间无形中增添了亲切之情。也许就在此时，敏感的许广平隐约感到了鲁迅与自己夫人朱安的关系有些不正常：太客气，太严肃，不像和睦的夫妻。所以在鲁迅请她与俞芳姊妹同到家中过端午节的时候，许广平便出主意，忽然将鲁迅推入朱安夫人的房中，并马上把门关上。这一“恶作剧”引起了鲁迅的生气，斥责她们做得无礼。而许广平从这生气的斥责中，更印证了自己的揣测，虽然鲁迅师的这位夫人作为“师母”存在着，但他们之间必不是真正相亲相爱的夫妻。

端午节这天的经历给许广平的启示是微妙的。不久她在信中即敢于用更亲切的语词表达自己的感情。如7月13日她